

歷代詩話續編

歷代詩話附編

梅磧詩話卷上

元吳興章居安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山谷云。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爲未當。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耳。魏晉閒所謂景莊景儉。從一人差謬。遂相承謬。余觀葉靖逸四朝聞見錄云。眞文忠公德秀字景元。樓宣獻公鑰嘗從容扣之以字義。眞公答以慕元德秀之爲人。故曰景元。樓公取詩注景行行止處示之。則景之義爲明。謂高山仰止。對明行行止也。眞遽易爲希元。蓋景元乃明元。無謂也。今人命字。以景爲希者。滔滔皆是。亦承襲之誤歟。

陸士衡爲顧彥先贈婦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謝玄暉酬王晉安詩云。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予觀陳簡齋和張規臣墨梅詩云。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還依舊。惟恨緇塵滿素衣。結用陸謝語。道得著。

晁文元隨因紀述云。晉右將軍王羲之。器宇詞翰。三者俱優。而所作會於蘭亭曲水序。有樂極悲來嗟悼之意。其語云。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吾觀文選中。但有王元長曲水詩序。而羲之序獨不收。且謂梁昭明太子深於內學。以羲之不達大觀之理。故不收之。余謂或者以絲竹管絃語重複。天朗氣清。非上巳日景象。文選遂不收入。今晁公議論如此。則知昭明未必以此八字之故。況絲竹管絃。前漢張禹傳已有之。輕清爲天。謂上巳日也。天朗氣清。亦何害。姑以此備識者詳覽。

杜子美茅屋爲秋風所敗歌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白樂天製綾襖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碧溪詩話云。觀子美樂天詩意。直欲推身利以利人。余近閱遺山元好問酒詩云。去古日已遠。百僞無一真。獨惟醉鄉地。中有羲皇淳。聖教難爲功。乃見酒力神。誰能釀滄海。盡醉區中民。詩意宏闊。亦非苟作。

杜子美戎州詩。有重碧粘春酒。輕紅擘荔枝之句。范石湖吳船錄云。印

本粘或作酤。郡有碑本。乃作粘字。當以碑本爲正。石湖之說。固有所據。然攷之元微之元日詩云。羞看稚子先拈酒。白樂天詩云。歲酒先拈辭不得。拈。指取物也。乃唐人語。作粘作酤皆非。

成都號錦官城。眉山史學齋繩祖內子著錦官百詠。鋟梓於柯山倅廨。余觀杜老春夜喜雨詩云。曉看紅溼處。花重錦官城。錦官正指成都。賸本以官爲宮。誤矣。

前輩詠子規者多矣。杜老一篇。專諷明皇失位幸蜀。肅宗自卽位靈武。又爲李輔國所閒。遷明皇於西內。故云。君不見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爲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满眼身羈孤。末云。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又有君看羣鳥情。猶能事杜鵑之句。皆託此以諷也。建炎閒。苗傅劉正彥作亂。是時中丞鄭穀密遣謝嚮如平江。仍作詩寄呂元直張德遠二公云。杜鵑飛飛無定棲。寄巢生子百鳥依。園林花老晝夜嘯。安得猛士挾以歸。呂張得詩卽起兵。成復辟功。詩不徒作也。巴蜀自丙申丁酉以來。遭

兵禍不歇。冰崖蕭斯立一絕云。思歸言語苦悲辛。啼老江南綠樹春。
莫倚巴西君故土。巴西風景近愁人。意新語警。亦非泛泛之作。

岳州洞庭湖。廣袤八百里。杜老登岳陽樓詩云。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
王內翰洙注云。風土記曰。陽羨縣東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穴。潛行地中。
無所不通。謂之洞庭地脈。按陽羨乃常州舊縣名。東有太湖。乃蘇湖常三州大湖。
湖中有洞庭山。遽指此爲岳之洞庭湖。可乎。

李太白廬山瀑布詩。有疑是銀河落九天句。東坡嘗稱美之。又觀太白海風吹不斷。
江月照還空一聯。磊落清壯。語簡意足。優於絕句。真古今絕唱也。然非歷覽此景。
不足以見此詩之妙。

隋堤柳。歲久年深盡衰朽。風飄飄兮雨蕭蕭。三株兩株汴河口。老枝病葉愁殺人。
曾經大業年中春。蕭牆禍生人事變。晏駕不得歸秦中。土墳數尺何處葬。
吳公臺下多愁風。二百年來汴河路。莎草和煙朝復暮。後王何以鑒前王。
請看隋堤亡國樹。此白樂天隋堤柳詩也。感物懷古。可爲後世鑒戒。
宋開禧丁卯。權臣韓侂胄誅死。劉淮叔通詠韓。

家府詩云寶蓮山下韓家府鬱鬱沈沈深幾許主人飛頭去和虜綠
戶立墻鎖風雨九世卿家一朝覆太師之誅魏公辱後人不信有前
車突兀眼前看此屋末意與樂天詩相似章泉趙昌父甚稱賞之

韓退之石鼎聯句詩序云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
自衡山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
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
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唐子西語錄云東坡隔
句對云著意尋彌明長頸高結喉無心逐定遠燕頤飛虎頭或云結
字古髻字按東漢馬廖傳長安語云城中好高結讀作髻而退之序是
長頸高結斷句喉中又作楚語余謂如此點句方是近世劉後村老道
士詩云老於蒙叟仍黃馘配以彌明亦結喉此又因坡詩而承襲其
誤也

潘閬字逍遙錢塘人今武學前有潘閬巷卽其所居之里巷內三將軍
廟有閬祠堂閬工唐風歸自富春有漁浦風波惡錢塘燈火微之句

人多稱之。爲秦王記室參軍。王坐罪。捕闔急。闔自髡其髮。易緇衣。出南薰門。後太宗意漸解。再入京。勅受四門助教。闔以老懶。不任朝謁。爲辭。自封還勅命。時文法猶疎簡。若此。未幾論者謂闔終秦黨。語多怨望。遂編置信上。勾道旁石井泉。題詩柱上云。炎炎畏日樹將焚。卻恨都無一點雲。強跨蹇驢來得到。皆疑渴殺老參軍。猶稱記室舊銜。亦可謂忠於所事矣。蘇黃門見之。以爲有前輩氣味。不在石曼卿蘇子美下。沈存中筆談載潘闔有詩名。與錢易許洞爲友。錢許皆一時名士。闔之取友。又可想見。近世陸放翁老學菴筆記。亦稱其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之句。嘉定閒。杭守建先賢祠於西湖。欲祀闔於列。有風不宜預者。遂黜闔。事見葉靖逸四朝聞見錄。

林和靖詩。好爲的對。雖人名亦取其字。虛實色類相偶。如伶倫近日無侯白。奴僕當時有衛青之類。人多稱其工。然侯白本非伶倫。以秀才入官。隋文帝嘗令於祕書省修國史。但好爲滑稽。啟顏錄亦稱其機辨敏捷。楊素與牛宏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爲牛。

羊下來耶。其詠諸皆此類。隋唐書亦有侯白笑林十卷。世爲優者多附益之。故和靖以爲伶倫誤也。

絕句括盡題意方佳。清獻趙公八詠樓詩云。隱侯詩價滿東吳。八詠篇章意思殊。聞說當時清瘦甚。不知還爲苦吟無。又繡川湖詩云。東南山水聞之久。未省人曾說義烏。萬頃波濤驚客眼。始知中有繡川湖。二詩括盡題意。得絕句體。

華陰員資深三蓮詩話云。或傳富鄭公奉使遼國。虜使者云。早登雞子之峯。危如累卵。答曰。夜宿丈人之館。安若泰山。又曰。酒如線。因針乃見。富答曰。餅如月。遇食則缺。詩話係錄本。員乃南渡前人。辛巳歲。偶於朋友處見之。所載富公之詩。皆傑特不凡。因筆於此。

晁文元法藏碎金載詩一聯云。兩輪日月搬興廢。一合乾坤夾是非。達者之言也。不言何人作。余觀張世南宦遊紀聞。知爲蜀人焦夫子。搬字元作磨字。焦宋初人。忘其名。以博學教導後進。故世以夫子稱之。陳亞維揚人。仕至太常少卿。性好諧謔。嘗著藥名詩行於世。幼孤。育於

舅家舅姓李爲醫工人呼爲衙推亞登第人皆賀其舅亞有詩云張公喫酒李公醉自古人言信有之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衙推。

金陵半山寺乃荆公舊宅屋後有謝公墩下臨深溝上有古木余嘗與漕幕諸公同遊荆公舊有詩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尙隨公他人欲隳括此意非累數十言不可而公以二十八字盡之眞得東廣就狹體。

荆公詩云蕭蕭搏黍聲中日漠漠春鉏影外天搏黍黃鸝也詩疏云黍方熟時鳴於桑閒春鉏鷺也爾雅云取鷺之行步云冰崖蕭立之秋日絕句云野店聊爲一枕謀五更歸夢入鄉愁溪流清淺春鉏曉籬落荒涼絡緯秋詠二物而寓耕織意亦一格。

荆公行青苗免役等法引用一等小人天下受其害卒召六十年後靖康之禍洪平齋有詩云君臣一德盛熙寧厭故趨新用六經但怪畫圖來鄭俠何期奏議出唐垌掌中大地山河舞舌底中原草木腥養

就禍胎身始去。依然鍾阜向人青。按國史俠嘗從安石學。垌乃安石所薦。皆以新法不便攻之。此詩乃五十六字史論。近時李石山振龍題荆公定林菴一聯云。誰令此地成南渡。所謂伊人在此山。亦可傳荆公手種松在定林菴前。高標挺然。上侵霄漢。南豐曾景建詩云。彙进群姦卒召戎。萌芽培養自熙豐。當時手植留遺愛。只有巖前十八公。此亦誅心之論。

西塘先生鄭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父監江寧府稅時。先生就清涼寺讀書。不交人事。惟正旦至日。一歸省親。時荆公以舍人居憂。聞而奇之。有楊驥者。自鄱陽來。學於荆公。公使依先生學。一夕大雪。先生讀書過夜半。寒甚。呼驥起飲。酒酣登樓。觀雪賦詩。氣宇浩然。詩云。濃雪暴寒齋。寒齋豈怕哉。漏隨書卷盡。春逐酒瓶開。一酌招孔孟。再斟畱賜回。醺酣入詩句。同上玉樓臺。他日驥謁荆公。語次誦先生詩。公嘆賞曰。真好學者。累誦其漏隨書卷盡。春逐酒瓶開之句。先生將應舉。因贅所業謁荆公。公益稱獎。既而登進士甲科。年二十四釋褐。授將

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調光州法曹熙寧閒監安上門時天久不雨河北陝西飢民皆流入京城而京城外飢民尤多公畫而爲圖且上書曰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眼亦可流涕況於千萬里之外哉歷言大旱及青苗免役等事上出俠圖及疏示輔臣問安石曰識俠否安石曰嘗從臣學固乞避位俠未幾下臺獄竄汀州又改英州由是直聲聞天下後年踰八十以壽終於家觀其妙年詠雪之作其志趣已不凡

待制周孟陽海陵人少游徑山賦詩有地高多與風雲會天近常爲日月鄰之句人以爲遭遇英宗符臨川何尙書異少時登高峯壇有天近風轉清地高日難晚之句林黃中侍郎見之知其異日必貴且壽余二十年前之杭常登吳山見一第宅桃符云地高春易盛天近澤常多亦以地高對天近仿前人句法也

晁文元耄智餘書云新鮮膾一筋清醇酒一杯管室惟張翰當時得意來陳燦山琰題二陸祠云塵暗香殘二陸祠可憐詞藻妙當時聯鑣

入洛成何事。一段淒涼鶴不知。合二詩而觀。則張陸禍福之幾。在知與不知耳。

陳聖俞令舉嘉禾人。慶歷中登進士乙科。嘉祐四年中制科。宰越之山陰。秩滿當召試館職。會朝廷行青苗法。上書力詆時政。謫監南康軍酒稅。到官與劉太傅凝之。日跨雙犢。以窮康廬泉石之勝。見於詩歌云。我騎牛。君莫笑。人間萬事從吾好。千金市骨駿馬來。乘肥大躍須年少。蒲爲鞭。草爲轡。瀑布山前松徑裏。看山聽水要行遲。輕策緩驅塵不起。布袍葛帶烏接離。山家裝束不時宜。匏樽注酒就君飲。早囊貯書當角垂。我吟狂。醉欲倒。同醉同吟白雲老。此老不可天下人。一住廬山三十春。聲如洪鐘目如電。七十神光射人面。上牛下牛不要扶。合與山中作畫圖。汴州馬上顧何如。春泥沒腹仍濺帽。夜半歸來人亦痛。天真喪亂百憂集。衣食毛髮歸妻孥。爭如來騎牛。水光山色俱悠悠。此歌世爭傳之。後遇赦還鄉。絕意仕進。元豐中卒。葬於吾鄉南門外之蘇灣。距城僅三里許。過者必式焉。蘇東坡作定風波詞自

序云。余昔與張子野劉孝叔李公擇陳令舉楊公素會於吳興時。子野作六客詞。卒章云。盡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後十五年再適吳興。而五人者皆已亡。坡賦後六客詞。又有十五年來真一夢。何事長庚對月獨淒涼之句。蓋惜之也。坡祭令舉文云。一奮而不顧。遂至於斥。一斥而不復返。遂至於死。其哀窮悼屈。又可想見。

李元膺秋晚早行詩云。霧侵駝褐曉寒輕。星斗闌干野外明。寂寞小橋和夢過。豆田深處草蟲鳴。近世雪窗張武子亦有早行詩云。千山萬山星斗落。一聲兩聲鐘磬清。路入小橋和夢過。豆花深處草蟲鳴。末二句僅易三字。豈暗合耶。否則不無蹈襲之失。

蔡寬夫爲太學博士。和人治字韻詩云。先生萬古名何用。博士三十元不治。見王直方詩話云。近時方烏山蒙仲吟橐中。亦有此聯。

李長吉集中。有染絲上春機美人梳頭歌。婉麗精切。自成一家機軸。近世襄邑許介之集中。亦有染絲上春機美人對鏡歌。頗得長吉體製。染絲上春機云。錦江之水來蜀西。女紅染絲上春機。可憐欲織未織

時思君意緒如亂絲。亂絲尚可理。妾愁渺無際。寒窗軋軋千萬梭。斷魂隨梭暗來去。蕩子醉花月。妾辜鸞鏡妝。寒蛩只解趣機杼。爭奈情如刀劍傷。織成回紋詩。寄與白玉郎。願郎勿棄置。上有雙鴛鴦。覩著雙鴛鴦。忍教孤妾守空房。美人對鏡歌云。天上雄雞啼一聲。人間萬雞相應鳴。美人紅酣尚未醒。鎖掣金匙鸚鵡驚。鸚鵡從來巧言語。聲聒錦幃殘夢起。猛揜羅袖窩綠雲。步逼妝臺趁梳洗。玉奩脫覆光燦人。洞房環曲驚曉春。不是清空月飛入。如何中有姮娥身。軒轅百鍊今湮滅。揚州青銅卻奇絕。人非照鏡鏡照人。鏡亦分明爲人說。媼妍一鏡固兩般。狐婦懷姦心膽寒。閨中少女色莊麗。眉頰不妨終日看。羊叔子鎮襄陽。嘗與從事鄒湛登峴山。慨然有湮沒無聞之嘆。峴山因是以傳。吾鄉亦有峴山。在南門外。距城三里而近。上有李適之濯禪。下有古刹一區。乙亥冬。經兵火不存。東坡爲守時。嘗登此山。詩云。茗水如漢水。鱗鱗鴨頭青。吳興勝襄陽。萬瓦浮青冥。我非羊叔子。愧此峴山亭。悲傷意則同。歲月如流星。湛輩何足道。當以德自銘。此山經

東坡品題亦因之而重。

吾鄉地瀕具區。故郡以湖名。葉水心爲趙守希蒼作勝賞樓記。有四水會於雪溪。鏡波藍浪等語。然直齋爲吳守子明記重建碧瀾堂。亦云鏡波藍浪。萬頃空闊。以是觀之。則水晶宮之稱。非浪得也。環城數十里。彌望皆菰蒲芰荷。城中月河蓮花莊一帶亦然。余賞愛楊廷秀過雪川大溪詩數語。形容最佳。詩云。菰蒲際天青無邊。只堪蓮蕩不堪田。中有一溪元不遠。摺作三百六十灣。正如綠錦衣地上。玉龍盤屈於其間。味此詩。則雪之勝槩。大略可見。

蜀僧居簡號北磻。憶雪詩云。夢憶湖州舊。樓臺畫不如。舟從城裏過。人在水中居。閉戶防驚鷺。開窗便釣魚。魚沈猶有鴈。不寄一行書。前數句言雪城景物。他鄉所無也。

賈收字耘老。雪之隱君子也。居城南。東坡作守時屢過之。題詩畫竹於壁間。耘老有詩集行於世。其家臨流扁水閣。爲浮暉。沈蔚會宗賦天仙子詞。詠其景。首句云。景物因人成勝槩。是也。其後屋屢易主。南渡

後胡仔仲任卜居城南。與其故址相近。賦一絕載其事云。三間小閣。賈耘老一首佳詞。沈蔚宗無限當時好風月。如今盡屬續溪翁。仲任乃待制。號三山老人。賈本歙之績溪。後家居於苕。仲任著叢話行於世。自號苕溪漁隱。又繪漁隱圖。賦詩其上。其居今亦不存。余景定壬戌冬。得數椽於城南慈感渡側。詢之故老。云距賈公舊址不遠。因作五言八句云。卜居求靜處。喜傍碧溪灣。隔岸高低柳。當軒遠近山。天開圖畫久。人共水雲閑。聞說賈耘老。舊曾居此間。鄉人多有和者。

東坡過皇恐灘。有山憶喜歡。勞遠夢灘名。皇恐泣孤臣之句。蜀中有喜

歡山。坡公借此以對。胡澹菴南遷。行臨臯道中。抵買愁村詩。北望長

思聞喜縣。南來怕入買愁村。

漢武元鼎六年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

楊廷秀過瘦牛嶺

詩云。平生豈願乘肥馬。臨老須教過瘦牛。二公效坡體。對俱的。余嘗冬夜宿縉雲打鐵山。有飲羔肯羨銷金帳。問驛姑投打鐵山之句。又泊奔牛閘。亦有一聯云。浮家小泊奔牛堰。遠信因思回鴈峯。仿諸老格也。